

田同之《西圃词说》考信

李 康 化

田同之字彦威，一字在田，山东德州人。康熙五十九年（1720）举人。其晚年所作之《西圃词说》，于后世影响极大。但正如田同之《西圃词说自序》所说，此书乃其“追述所闻，证诸所见，而诸家词话之切要微妙者，又复采择之，参酌之”而成，并非其本人之词学创见。但是，田同之在“采择”“参酌”“诸家词话”时并未注明资料来源，致使后人在引用《西圃词说》时，常以田同之所引之词学见解作为田同之本人的词学主张。有鉴于此，考辨《西圃词说》资料来源就显得十分必要。本文以德州田氏丛书本《西圃词说》为依据，对《西圃词说》的 92 则词学资料一一加以考辨。对一时不能考辨的，则暂付阙如。

1. 词虽名诗余，然去雅、颂甚远，拟于国风，庶几近之。然二南之诗，虽多属闺帷，其词正，其音和，又非词家所及。盖诗馀之作，其变风之遗乎。惟作者变而不失其正，斯为上乘。

按，此则见徐喈凤《词证》第一则。徐喈凤《词证》凡 15 则，附于《荫绿轩词》后。

2. 从来诗词并称，余谓诗人之词，真多而假少，词人之词，假多而真少。如邶风燕燕、日月、终风等篇，实有其别离，实有其摈弃，所谓文生于情也。若词则男子而作闺音，其写景也，忽发离别之悲。咏物也，全寓弃捐之恨。无其事，有其情，令读者魂

绝色飞，所谓情生于文也。此诗词之辨也。

按，此则见徐嗜凤《词证》第二则。

3. 魏塘曹学士云：“词之为体如美人，而诗则壮士也。如春华，而诗则秋实也。如夭桃繁杏，而诗则劲松贞柏也。”罕譬最为明快。然词中亦有壮士，苏、辛也。亦有秋实，黄、陆也。亦有劲松贞柏，岳鹏举、文文山也。选词者兼收并采，斯为大观。若专尚柔媚，岂劲松贞柏，反不如夭桃繁杏乎。

按，此则见徐嗜凤《词证》第三则。

4. 词与诗体格不同，其为抒写性情，标举景物，一也。若夫性情不露，景物不真，而徒然缀枯树以新花，被偶人以袞服，饰淫靡为周、柳，假豪放为苏、辛，号曰诗余，生趣尽矣，亦何异诗家之活剥工部，生吞义山也哉。

按，此则见徐士俊《荫绿轩词序》。

5. 李易安云：“五代干戈，斯文道熄，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，故有‘小楼吹彻玉笙寒’、‘吹皱一池春水’之词，语虽奇，所谓‘亡国之音哀以思’也。逮至本朝，礼乐大备，又涵养百余年，始有柳屯田者，变旧声作新声，出《乐章集》，大得声称于世，虽协音律，而词语尘下。又有张子野、宋子京兄弟，沈唐、元绛、晁次膺辈继出，亦时时有妙语，而破碎何足名家。至晏元献、欧阳永叔、苏子瞻，学际天人，作为小歌词，直如酌蠡水于大海，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，又往往不协音律者。何也？盖诗文分平仄，而歌词分五音，又分五声，又分音律，又分清浊轻重。且如近世所谓《声声慢》、《雨中花》、《喜迁莺》，既押平声韵，又押入声韵。《玉楼春》本押平声韵，又押上去声，又押入声。夫本押仄声韵，如押上声则协，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。王介甫、曾子固，文章似西汉，若作小歌词，则人必绝倒，不可读也。乃知别是一家，知之者少。后晏叔原、贺方回、秦少游、黄鲁直出，始能知之。又晏苦无铺叙。贺苦少典重。秦即专主情致，而少故实，譬如贫家

美女，非不妍丽，而终乏富贵。黄虽尚故实，而多疵病，如良玉有瑕，价自减半矣。”

按，此则见胡仔《苕溪渔隐丛话·后集》卷三三。此则文字徐钊《词苑丛谈》卷一已有摘录，田同之《西圃词说》实据《词苑丛谈》间接转载，非从《苕溪渔隐丛话·后集》直接援引。

6. 渔洋王司寇云：“自七朝五十五曲之外，如王之涣《凉州》，白居易《柳枝》，王维《渭城》，流传尤盛。此外虽以李白、杜甫、李绅、张籍之流，因事创调，篇什繁多，要其音节，皆不可歌。诗之为功既穷，而声音之秘，势不能无所寄，于是温、和生而《花间》作，李、晏出而《草堂》兴，此诗之余，而乐府之变也。语其正，则南唐二主为之祖，至漱玉、淮海而极盛，高、史其嗣响也。语其变，则眉山导其源，至稼轩、放翁而尽变，陈、刘其余波也。有诗人之词，唐、蜀、五代诸人是也。文人之词，晏、欧、秦、李诸君子是也。有词人之词，柳永、周美成、康与之之属是也。有英雄之词，苏、陆、辛、刘是也。至是声音之道，乃臻极致，而诗之为功，虽百变而不穷。《花间》、《草堂》尚已。《花庵》博而杂。《尊前》约以疏。《词统》一编，稍撮诸家之胜。然详于隆、万，略于启、祯，故又有《倚声》续《花间》、《草堂》之后。”

按，此则见王士禛《倚声集序》。又，王士禛《倚声初集序》既刊于《倚声初集》，又收入《渔洋文集》卷三，二者文字略有差异。田同之《西圃词说》乃据《渔洋文集》卷三而节录。

7. 诗词风气，正自相循。贞观、开元之诗，多尚淡远。大历、元和后，温、李、韦、杜渐入香奁，遂启词端。金荃、兰畹之词，概崇芳艳。南唐、北宋后，辛、陆、姜、刘渐脱香奁，仍存诗意。元则曲胜，而诗词俱掩，明则诗胜于词，今则诗词俱胜矣。

按，此则见徐嗜凤《词证》第十三则。

8. 诗贵庄而词不嫌佻。诗贵厚而词不嫌薄。诗贵含蓄而词不

嫌流露。之三者，不可不知。

按，此则见徐嗜凤《词证》第十三则后半部分。

9. 王元美论词云：“宁为大雅罪人”。予以为不然。文人之才，何所不寓，大抵比物流连，寄托居多。国风、骚、雅，同扶名教。即宋玉赋美人，亦犹主文谲谏之义。良以端言之不得，故长言咏叹，随所指以托兴焉。必欲如柳屯田之“兰心蕙性”“枕前言下”等语，不几风雅扫地乎。

按，此则见曹禾《珂雪词话》第七则。曹禾《珂雪词话》凡八则，乃于康熙十五年（1676）为曹贞吉《珂雪词》而作。

10. 言情之作，易流于秽。此宋人选词，多以雅为尚。法秀道人语涪翁曰：“作艳词当堕犁舌地狱。”正指涪翁一等体制而言耳。填词最雅，无过石帚，而《草堂诗余》不登其只字，可谓无目者也。

按，此则见朱彝尊《词综·发凡》。

11. 小调不学《花间》则当学欧、晏、秦、黄，欧、晏蕴藉，秦、黄生动，一唱三叹，总以不尽为佳。清真以短调行长调，滔滔莽莽，嫌其不能尽变。至姜、史、高、吴，而融篇炼句琢字之法，无一不备矣。

按，此则见邹祗谟《远志斋词衷》。

12. 云间诸公，论诗宗初盛，论词宗北宋，此其能合而不能离也。夫离而得合，乃为大家。若优孟衣冠，天壤间只生古人已足，何用有我。

按，此则见曹禾《珂雪词话》第八则。

13. 今人论词，动称辛、柳，不知稼轩词以“佛狸祠下，一片神鸦社鼓”为最，过此则颓然放矣。耆卿词以“关河冷落，残照当楼”与“杨柳岸、晓风残月”为佳，非是则淫以褻矣。此不可不辨。

按，此则见《珂雪词·咏物词评》引宋萃语。

14. 姜夔尧章崛起南宋，最为高洁，所谓“如野云孤飞，去留无迹”者。惜乎《白石乐府》五卷，今已无传，惟中兴绝妙词，仅存二十余阕耳。

按，此则见朱彝尊《词综·发凡》及《黑蝶斋诗余序》。

15. 白石而后，有史达祖、高观国羽翼之，张辑、吴文英师之于前，赵以夫、蒋捷、周密、陈允衡、王沂孙、张炎、张翥效之于后。譬之于乐，舞箭至于九变，而词之能事毕矣。

按，此则见汪森《词综序》。

16. 明初作手，若杨孟载、高季迪、刘伯温辈，皆温雅芊丽，咀宫含商。李昌祺、王达善、瞿宗吉之流，亦能接武。至钱塘马浩澜以词名东南，陈言秽语，俗气熏入骨髓，殆不可医。周白川、夏公谨诸老，间有硬语，杨用修、王元美则强作解事，均与乐章未谐。

按，此则见朱彝尊《词综·发凡》。

17. 词始于唐，盛于宋，南北历二百余年，畸人代出，分路扬镳，各有其妙。至南宋诸名家，备极变化。盖文章气运，不能不变者，时为之也。于是竹垞遂有词至南宋始工之说。惟渔洋先生云：“南北宋止可论正变，未可分工拙。”诚哉斯言，虽千古莫易矣。

按，此则见田肇丽《有怀堂文集·题都梁词》。田肇丽（1661—？）字苍臣，田雯子，田同之父。

18. 昔人云，填词小道，然鲁直谓晏叔原乐府为高唐、洛神之流，张文潜谓贺方回“幽洁如屈、宋，悲壮如苏、李”。夫屈、宋，三百之苗裔，苏、李，五言之鼻祖，而谓晏、贺之词似之，世亦无疑二公之言为过情者，然则填词非小道，可知也。

按，此则见《珂雪词·怀古词评》引王士禛语。

19. 填词亦各见其性情，性情豪放者，强作婉约语，毕竟豪气未除；性情婉约者，强作豪放语，不觉婉态自露。故婉约自是本

色，豪放亦未尝非本色也。

按，此则见徐嗜凤《词证》第五则。

20. 弇州谓美成能作景语，不能作情语。愚谓词中情景，不可太分，深于言情者，正在善于写景。

按，此则见徐嗜凤《词证》第七则。

21. 词自隋炀、李白创调之后，作者多以闺词见长。合诸名家计之，不下数千万首，深情婉至，摹写殆尽。今人可以不作矣。即或变调为之，亦须别有寄托，另具性情，方不致张冠李戴。

按，此则见徐嗜凤《词证》第八则。

22. 陈眉公曰：“幽思曲想，张、柳之词工矣，然其失则俗而腻也。伤时吊古，苏、辛之词工矣，然其失则莽而俚也。两家各有其美，亦各有其病。”斯为词论之至公。

按，此则见徐嗜凤《词证》第十则。

23. 《乐府指迷》云：“词要清空，不要质实。”此八字是填词家金科玉律。清空则灵，质实则滞，张玉田所以扬白石而抑梦窗也。

按，此则见徐嗜凤《词证》第四则。又，“词要清空，不要质实”一语出自张炎《词源》，而非沈义父《乐府指迷》。

24. 词以神气为主，取韵者次也，镂金错采其末耳。

按，此则见曹禾《珂雪词话》第五则。

25. 词之一道，纵横入妙，能转法华，则本来寂灭，不碍昙花。文字性灵，无非般若。频呼小玉，亦可证入圆通矣。

按，此则见高珩《珂雪词序》。又，此文高珩《栖云阁文集》卷五题为《实庵词序》，但上述引文已被删去。

26. 填词要诀无他，惟能去花庵、草堂之陈言，不为所役，俾滓麻涤濯，以孤技自拔于流俗。绮靡矣，而不戾乎情。镂琢矣，而不伤夫气。夫然后足与古人方驾焉。

按，此则见朱彝尊《孟彦林词序》。

27. 竹垞朱检讨云：“宋人编集歌词，长者曰慢，短者曰令，初无中调、长调之目。自顾从敬编草堂词，以臆见分之，后遂相沿，殊为牵率。”

按，此则见朱彝尊《词综·发凡》。

28. 《花间》体制，调即是题，如《女冠子》则咏女道士，《河渚神》则为送迎神曲，《虞美人》则咏虞姬是也。宋人词集，大约无题。自《花庵》、《草堂》，增入闺情、闺思、四时景等，深为可憎。

按，此则见《词综·发凡》。

29. 渔洋云：“温、李齐名，温实不及李。李不作词，而温为花间鼻祖，岂亦同能不如独胜之意耶。古人学书不胜，去而学画，学画不胜，去而学塑，其善于用长如此。”

按，此则见王士禛《花草蒙拾》。

30. 又云：“或问《花间》之妙，曰：‘蹙金结绣而无痕迹。’问《草堂》之妙，曰：‘采采流水，蓬蓬远春。’”

按，此则见王士禛《花草蒙拾》。

31. 又云：“宋南渡后，梅溪、白石、竹屋、梦窗诸子，极妍尽态，反有秦、李未到者。虽神韵天然处或不及，自令人有观止之叹，正如唐绝句，至刘宾客、杜京兆，妙处反进青莲、龙标一尘。”

按，此则见王士禛《花草蒙拾》。

32. 华亭宋尚木徵璧曰：“吾于宋词得七人焉，曰永叔秀逸，子瞻放诞，少游清华，子野娟洁，方回鲜清，小山聪俊，易安妍婉。若鲁直之苍老，而或伤于颓。介甫之剗削，而或伤于拗。无咎之规检，而或伤于朴。稼轩之豪爽，而或伤于霸。务观之萧散，而或伤于疏。此皆所谓我辈之词也。苟举当家之词，如柳屯田哀感顽艳，而少寄托。周清真蜿蜒流美，而乏陡健。康伯可排叙整齐，而乏深邃。其外则谢无逸之能写景，僧仲殊之能言情，程正伯之

能壮采，张安国之能用意，万俟雅言之能协律，刘改之之能使气，曾纯甫之能书怀，吴梦窗之能叠字，姜白石之能琢句，蒋竹山之能作态，史邦卿之能刷色，黄花庵之能选格，亦其选也。词至南宋而繁，亦至南宋而敝，作者纷如，难以概述矣。”

按，此则见徐钊《词苑丛谈》卷四。又，上引文字原见于宋徽璧作于顺治七年（1650）的《倡和诗余序》，邹祗谟《倚声初集》前编卷二首先节录，并以“后人”二字置换原文中的“诸子倡和”四字，名之曰“宋徽璧论宋词”。徐钊《词苑丛谈》卷四复从《倚声初集》录载。而田同之《西圃词说》复从《词苑丛谈》录载。

33. 彭羡门云：“词家每以秦七、黄九并称，其实黄不及秦远甚。犹高之视史，刘之视辛，虽齐名一时，而优劣自不可掩。”

按，此则见彭孙遹《金粟词话》。

34. 长调之难于短调者，难于语气贯串，不冗不复，徘徊宛转，自然成文。今人作词短调独多，长调寥寥不概见，当由寄兴所成，非专诣耳。

按，此则见彭孙遹《金粟词话》。

35. 邹程村曰：“词品云：‘填词于文为末，而非自选诗、乐府来，不能入妙。李易安词“清露晨流，新桐初引”，乃全用世说语。’愚按词至稼轩，经子百家，行间笔下，驱斥如意。近则娄东善用南北史，江左风流，惟有安石，词家妙境，重见桃源矣。”

按，此则见邹祗谟《远志斋词衷》。

36. 宗梅岑曰：“词以艳丽为工，但艳丽中须近自然本色方佳。近日词家极盛，其卓然命世者，如百宝流苏，千丝铁网。世人不解，谓其使事太多，相率交诋，此何足怪。盖寻常菽粟者，不知石蚌海月为何物耳。”

按，此则见徐钊《词苑丛谈》卷四。

37. 作词必先选料，大约用古人之事，则取其新僻，而去其陈

因。用古人之语，则取其清隽，而去其平实。用古人之字，则取其鲜雅，而去其腐俗。不可不知也。

按，此则见彭孙遹《金粟词话》。

38. 僻词作者少，宜浑脱，乃近自然。常调作者多，宜生新，斯能振动。

按，此则见沈谦《填词杂说》。

39. 沈东江曰：“中调长调转换处，不欲全脱，不欲明粘，如画家开合之法，须一气而成，则神味自足，以有意求之，不得也。”又，“长调最难工，芜累与痴重同忌，衬字不可少，又忌浅熟。”

按，此则见刘体仁《七颂堂词绎》，非沈谦语。刘氏此语，徐钊《词苑丛谈》卷一已有摘录，田同之《西圃词说》实据《词苑丛谈》间接转载，而非从《七颂堂词绎》直接援引。

40. 词中对句，正是难处，莫认作衬句。至五言对句、七言对句，使观者不作对疑，尤妙。

按，此则见刘体仁《七颂堂词绎》，非沈谦语。刘氏此语，徐钊《词苑丛谈》卷一已有摘录，田同之《西圃词说》实据《词苑丛谈》间接转载，而非从《七颂堂词绎》直接援引。又，刘体仁之语，来自俞彦《爱园词话》。

41. 词中语句，无论长短，不宜叠实，合用虚字呼唤，一字如正、但、任、况之类，两字如莫是、又还之类，三字如更能消、最无端之类，却要用之得其所。

按，此则见张炎《词源》。此语徐钊《词苑丛谈》卷一已有摘录，田同之《西圃词说》实据《词苑丛谈》间接转载，而非从《词源》直接援引。

42. 句法中有字面，盖词中有生硬字用不得，须是深加锻炼，字字敲打得响，歌诵妥溜，方为本色语。如贺方回、吴梦窗，皆善于炼字者，多于李长吉、温庭筠诗中来。字面亦词中起眼处，不可不留意也。

按，此则见张炎《词源》。此语徐钊《词苑丛谈》卷一已有摘录，田同之《西圃词说》实据《词苑丛谈》间接转载，而非从《词源》直接援引。

43. 承诗启曲者，词也，上不可似诗，下不可似曲。然诗与曲又俱可入词，贵人自运。

按，此则见沈谦《填词杂说》。此语徐钊《词苑丛谈》卷一已有摘录，田同之《西圃词说》实据《词苑丛谈》间接转载，而非从《填词杂说》直接援引。

44. 小调要言短意长，忌尖弱。中调要骨肉停匀，忌平板。长调要纵横自如，忌粗率。能于豪爽中着一二精致语，绵婉中着一二激厉语，尤见错综。

按，此则见沈谦《填词杂说》。此语徐钊《词苑丛谈》卷一已有摘录，田同之《西圃词说》实据《词苑丛谈》间接转载，而非从《填词杂说》直接援引。

45. 白描不得近俗，修饰不可太文，生香真色，在离即之间，不特难知，亦难言。

按，此则见沈谦《填词杂说》。此语徐钊《词苑丛谈》卷一已有摘录，田同之《西圃词说》实据《词苑丛谈》间接转载，而非从《填词杂说》直接援引。

46. 小令、中调有排荡之势者，吴彦高之“南朝千古伤心事”，范希文之“塞下秋来风景异”是也。长调极狎昵之情者，周美成之“衣染莺黄”，柳耆卿之“晚晴初”是也。于此足悟偷声变律之妙。

按，此则见沈谦《填词杂说》。此语徐钊《词苑丛谈》卷一已有摘录，田同之《西圃词说》实据《词苑丛谈》间接转载，而非从《填词杂说》直接援引。

47. 徐师川“门外重重叠叠山，遮不断愁来路。”欧阳永叔“强将离恨倚江楼，江水不能流恨去”。古人语不相袭，又能各见

所长。

按，此则见沈谦《填词杂说》。此语徐钊《词苑丛谈》卷一已有摘录，田同之《西圃词说》实据《词苑丛谈》间接转载，而非从《填词杂说》直接援引。

48. 邹程村曰：“填词结句，或以动荡见奇，或以迷离称隽，着一实语，败矣。康伯可‘正是销魂时候也，撩乱花飞’，晏叔原‘紫骝认得旧游踪，嘶过画桥东畔路’，秦少游‘放花无语对斜晖，此恨谁知’，深得此法。”

按，此则见沈谦《填词杂说》，非邹祗谟语。此语徐钊《词苑丛谈》卷一已有摘录，田同之《西圃词说》实据《词苑丛谈》间接转载，而非从《填词杂说》直接援引。

49. 咏物贵似，然不可刻意太似。取形不如取神，用事不若用意。

按，此则见邹祗谟《远志斋词衷》。

50. 词要不亢不卑，不触不悖，蓦然而来，悠然而逝。立意贵新，设色贵雅，构局贵变，言情贵含蓄，如驕马弄衔而欲行，粲女窥帘而未出，得之矣。

按，此则见沈谦《填词杂说》。此语徐钊《词苑丛谈》卷一已有摘录，田同之《西圃词说》实据《词苑丛谈》间接转载，而非从《填词杂说》直接援引。

51. 男中李后主，女中李易安，极是当行本色。

按，此则见沈谦《填词杂说》。此语徐钊《词苑丛谈》卷一已有摘录，田同之《西圃词说》实据《词苑丛谈》间接转载，而非从《填词杂说》直接援引。

52. 词家多翻诗意入词，虽名流不免。吾常爱李后主一斛珠末句云：“绣床斜凭娇无那。烂嚼红绒，笑向檀郎唾。”杨孟载春绣绝句云：“闲情正在停针处，笑嚼红绒吐碧窗。”此却翻词入诗，弥子瑕竟效颦于南子。

按，此则见贺裳《皱水轩词筌》。此语徐钊《词苑丛谈》卷一已有摘录，田同之《西圃词说》实据《词苑丛谈》间接转载，而非从《皱水轩词筌》直接援引。

53. 词中本色语，如李易安“眼波才动被人猜”，萧淑兰“去也不教知，怕人留恋伊”，孙光宪“留不得、留得也应无益”，严次山“一春不忍上高楼，为怕见、分携处”，观此种句，即可悟词中之真色生香。且“怕人留恋伊”，“为怕见分携处”，两“怕”字用来妙不可言，若用一“恐”字，亦未尝说不去，然毫厘差，则千里谬矣。盖词中雅俗字，原可互相胜负，非文理不背，即可通用，此仅可为解人道也。

按，此则见贺裳《皱水轩词筌》。此语徐钊《词苑丛谈》卷一已有摘录，田同之《西圃词说》实据《词苑丛谈》间接转载，而非从《皱水轩词筌》直接援引。

54. 凡写迷离之况者，止须述景，如“小窗斜日到芭蕉”、“半窗斜月疏钟后”，不言愁而愁自见。因思韩致光“空楼雁一声，远屏灯半灭”，已足色悲凉，何必又赘“眉山正愁绝”耶。

按，此则见贺裳《皱水轩词筌》。此语徐钊《词苑丛谈》卷一已有摘录，田同之《西圃词说》实据《词苑丛谈》间接转载，而非从《皱水轩词筌》直接援引。

55. 柴虎臣：“旨取温柔，词取蕴藉，昵而闺帷，勿浸而巷曲，浸而巷曲，勿堕而村鄙。”又云：“语境则‘咸阳古道’、‘汴水长流’，语事则‘赤壁周郎’、‘江州司马’，语景则‘岸草平沙’、‘晓风残月’，语情则‘红雨飞愁’、‘黄花比瘦’，可谓雅畅。”

按，此则见毛先舒《诗辨坻》。此语徐钊《词苑丛谈》卷一已有摘录，田同之《西圃词说》实据《词苑丛谈》间接转载，而非从《诗辨坻》直接援引。

56. 董文友《蓉渡词话》曰：“词与诗曲，界限甚分，似曲不可，而似诗仍复不佳，譬如拟六朝文，落唐音固卑，侵汉调亦觉

伦父。”

按，此则见董以宁《蓉渡词话》（《倚声初集》前编卷二）。此语徐钊《词苑丛谈》卷一已有摘录，田同之《西圃词说》实据《词苑丛谈》间接转载，而非从《蓉渡词话》直接援引。

57. 张玉田谓词不宜和韵，盖词语句参错，复格以成韵，支分驱染，欲合得离，如方千里之和《片玉》，张杞之和《花间》，首首强叶，纵极肖，能如新丰鸡犬，尽得故处乎。

按，此则见邹祗谟《远志斋词衷》。此语徐钊《词苑丛谈》卷一已有摘录，田同之《西圃词说》实据《词苑丛谈》间接转载，而非从《远志斋词衷》直接援引。

58. 词有隐括体，有回文体。回文之就句回者，自东坡、晦庵始也。其通体回者，自义仍始也。

按，此则见邹祗谟《远志斋词衷》。此语徐钊《词苑丛谈》卷一已有摘录，田同之《西圃词说》实据《词苑丛谈》间接转载，而非从《远志斋词衷》直接援引。

59. 或问诗词曲分界，曰：“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”，定非香奁诗。“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赏心乐事谁家院”，定非草堂词也。

按，此则见王士禛《花草蒙拾》。此语徐钊《词苑丛谈》卷一已有摘录，田同之《西圃词说》实据《词苑丛谈》间接转载，而非从《花草蒙拾》直接援引。

60. 词有定名，即有定格，其字数多寡、平仄、韵脚较然。中有参差不同者，一曰衬字，文义偶不联畅，用一二衬字密按其音节虚实间，正文自在。

按，此则见沈际飞《草堂诗余四集发凡·铨异》。此语徐钊《词苑丛谈》卷一已有摘录，田同之《西圃词说》实据《词苑丛谈》间接转载，而非从《草堂诗余四集发凡·铨异》直接援引。

61. 李氏、晏氏父子、耆卿、子野、美成、少游、易安，至矣，

词之正宗也。温、韦艳而促，黄九精而刻，长公丽而壮，幼安辨而奇，又其次也，词之变体也。

按，此则见张綖《诗余图谱》。此语徐钊《词苑丛谈》卷一已有摘录，田同之《西圃词说》实据《词苑丛谈》间接转载，而非从《诗余图谱》直接援引。

62. 袁箴庵曰：“词有三法：章法、句法、字法。有此三者，方可称词。噫！难言矣。”

按，此则见徐钊《词苑丛谈》卷一。

63. 大抵一调之始，随人遣词命名，初无定准，致有纷拿。至《花草粹编》，异体怪目，渺不可极。或一调而名多至十数，殊厌披览。此类宋人极多，张宗瑞词一卷，悉易新名。近人亦多如此。故渔洋常云：“词选须从旧名。”有以也。

按，此则见邹祗谟《远志斋词衷》。

64. 词之纻那曲、长相思，五言绝句也。小秦王、阳关曲、八拍蛮、浪淘沙，七言绝句也。阿那曲、鸡叫子，仄韵七言绝句也。瑞鹧鸪，七言律诗也。款残红，五言古诗也。体裁易混，徵选实繁。故当稍别之，以存诗词之辨。

按，此则见邹祗谟《远志斋词衷》。此语徐钊《词苑丛谈》卷一已有摘录，田同之《西圃词说》实据《词苑丛谈》间接转载，而非从《远志斋词衷》直接援引。

65. 词以艳丽为本色，要是体制使然。如韩魏公、寇莱公、赵忠简，非不忠心铁骨，勋德才望，照映千古。而所作小词，有“人远波空翠”，“柔情不断如春水”，“梦回鸳帐馀香嫩”，皆极有情致，尽态穷妍。乃知广平梅花，政自无碍，竖儒辄以为怪事耳。

按，此则见彭孙遹《金粟词话》。

66. 柳七亦自有唐人妙境，今人但从浅俚处求之，遂使金荃、兰畹之音，流入挂枝、黄莺之调，此学柳之过也。

按，此则见彭孙遹《金粟词话》。

67. 顾璟芳云：“词之小令，犹诗之绝句，字句虽少，音节虽短，而风情神韵，正自悠长。作者须有一唱三叹之致，淡而艳，浅而深，近而远，方是胜场。且词体中，长调每一韵到底，而小令每用转韵，故层折多端，姿态百出，索解正自不易。”璟芳之论赅矣。而专攻长调者，多易视小令，似不足以炫博奥。即遇小令之佳者，亦不免短兵狭巷之讥。而岂知乐府之古雅，全以少许胜多许乎。且柔情曼声，非小令不宜，较之长调，难以概论。而必欲以长短分难易，宁不有悖词旨哉。

按，此则顾璟芳之语见《兰皋明词汇选》卷一。

68. 北宋秦少游妙矣，而尚少刻肌入骨之语，去韦庄、欧阳炯诸家，尚隔一尘。黄山谷时出俚俗，未免伧父。然“春未透，花枝瘦，正是愁时候”，新俏亦非秦所能作。

按，此则见贺裳《皱水轩词筌》。

69. 南宋词人，如白石、梅溪、竹屋、梦窗、竹山，诸家之中，当以史梅溪为第一。昔人称其“分镳清真，平睨方回，纷纷三变行辈，不足比数”，非虚言也。

按，此则见彭孙遹《金粟词话》。

70. 稼轩雄深雅健，自是本色，俱从南华冲虚得来。然作词之多，亦无如稼轩者。中调多，小令亦间作妩媚语，观其得意处，真有压倒古人之意。

按，此则见邹祗谟《远志斋词衷》。

71. 锡鬯群雅集序云：“词曲一道，小令当法汴京以前，慢词则取诸南渡。否则排之以硬语，每与调乖，窜之以新腔，难与谱合。”“故终宋之世，乐章大备，四声二十八调，多至千余曲，有引、有序、有令、有慢、有近、有犯、有赚、有歌头、有促拍、有摊破、有摘遍、有大遍、有小遍、有转踏、有转调、有增减字、有偷声。惟因刘昺所编《宴乐新书》失传，而《八十四调图谱》不见于世，虽有解人，无从知当日之琴趣箫谱矣。”

按，此则前半见朱彝尊《水村琴趣序》，后半见朱彝尊《群雅集序》。

72. 诗有韵，词有腔，词失腔，犹诗落韵。诗不过四五七言而止，词乃有四声五音均拍重轻清浊之别。若言顺律舛，律协言谬，俱非本色。或一字未合，一句皆废，一句未妥，一阙皆不光采，信戛戛乎其难矣。古人有言曰：“铅汞炼而丹成，情景交而词成。”指迷妙诀，当于玉田、梦窗间求之。

按，此则见仇远《玉田词题辞》。

73. 词与辞字通用，释文云：“意内而言外也。”意生言，言生声，声生律，律生调，故曲生焉。《花间》以前无杂谱，秦、周以后无雅声，源远而派别也。张玉田著《词源》上下卷，推五音之数，演六六之谱，按月纪节，赋情咏物，自称得声律之学，余情哀思，听者泪落。昔柳河东铭姜秘书，闵王孙之故态；铭马淑妇，感讴者之新声，言外之意，异世谁复知者。

按，此则见陆文奎《玉田词题辞》。

74. 作长调最忌演凑。须触景生情，复缘情布景，节节转换，秾丽周密，譬之织锦家，真窈氏回文梭矣。

按，此则见贺裳《皱水轩词筌》。

75. 诗变而为词，词变而为曲，历世久远，声律之分合，均奏之高下，音节之缓急，过度不得尽知。至若作家才思之浅深，初不系文字之多寡，顾世之作谱者，类皆从《归字谣》（原文作“《归自谣》”）铄累寸积，及于《莺啼序》而止。中有调名则一，而字之长短分殊，安能各得其所，莫如论宫调之可知者叙于前，余以时代论先后为次序，斯世运之升降，可以知已。

按，此则见朱彝尊《群雅集序》。

76. 本朝士夫，词笔风流，自彭、王、邹、董，以及迦陵、实庵、蛟门、方虎，并浙西六家等，无不追宗两宋，掉鞅后先矣。而其间惟实庵先生，不习闺襜靡曼之音，既细咏之，反觉妩媚之致，

更有不减于诸家者，非其神气独胜乎。由是知词之一道，亦不必尽假裙裾，始足以写怀送抱也。

按，此则见曹禾《珂雪词话》。

77. 今人作诗余，多据张南湖《诗余图谱》，及程明善《啸余谱》二书。南湖谱不无鱼豕之讹，且载调太略，如粉蝶儿与惜奴娇本系两体，但字数稍同及起句相似，遂误为一体。至《啸余谱》则舛错益甚，如念奴娇之与无俗念、百字谣、大江乘，贺新郎之与金缕曲，金人捧露盘之与上西平，本一体也，而分载数体。燕春台之即燕台春，大江乘之即大江东，秋霁之即春霁，棘影之即疏影，本无异名也，而误仍讹字。或列数体，或逸本名，甚至错乱句读，增减字数，强缀标目，妄分韵脚。又如千年调、六州歌头、阳关引、帝台春之类，句数率皆淆乱。成谱如是，学者奉为金科玉律，乞无驳正，不已误乎。

按，此则见邹祗谟《远志斋词衷》。此语徐钊《词苑丛谈》卷一已有摘录，田同之《西圃词说》实据《词苑丛谈》间接转载，而非从《远志斋词衷》直接援引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浙江大学中文系